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一

劄子四

又劄子



劄子乙未乞休劄子

李光地謹

奏臣海濱微賤遭遇

聖世願名清華累蒙

皇上不次之恩由編修躡陞侍讀學士又陞內閣學士改

翰林院掌院學士洊歷通政使兵部侍郎督學京畿

未經報滿遂受巡撫之命在任四年餘復陞吏部尚

書仍管巡撫事又二年即陞今職凡臣四十年來除

授皆出

狀荷

聖心特簡非臣階級俸次之所宜承也前後居官庸碌無

狀荷

聖主寬大含容察其疎愚恕其罪戾矜憐保護之下遂得

幸全身名以至今日至於

顧問優渥錫予便蕃尤非感頌之所能罄也臣久嬰殘疾

老而彌劇又因三年前瘡毒發體曾具摺丐

恩休致蒙

御批云云欽此臣伏讀感咽竟日沾纓不能自禁既復奏

面諭以內閣現在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賜

賚頗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皆日月雨露之所晞潤

也五十年來御批金匱要略古入鑿車於

萬壽節後臣復叩申前請又蒙而不煩自愛此今更奉

皇上以承平日久修文為先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

加刪輯以惠萬世與日五季大聖前賢多財米平尊

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瑣想五俱論

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猥以淺劣末學二三年

榕村全集卷三十一

間荷

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議縷析毫分每一經駁正則能使

愚蒙頓開昏翳立現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

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

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

筆削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

已過而且痼疾纏綿症候旁雜每遇奏對多失儀節

聖主哀矜之至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

沒於閩亂之時窵封淺土與臣母未得合葬

沒於閩亂之時窵封淺土與臣母未得合葬

沒因臣在京守制應得

命 恩數亦未蒙部給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久者暴露
已屆十年臣孫幼小未能襄事臣以草露風燭之齡
望 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極於寵耀而泉壤未沾
臣 夫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

君父之前兇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
望 之恩不勝感激之至臣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
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至於身受特達之知心迹無
間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來未有如臣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三
之幸者也臣聞野老扶杖以觀化也葵藿傾葉以向
陽也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皞而傾心
聖明者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乎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

忘 君衰病引年實不獲已伏乞

聖主哀而諒之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溫綸恭謝劄子

奏切臣以衰疾乞休實出萬不獲已上疏之後累夜反側不能自安蓋身病不任樞機年暮則須引退此臣之義也然曠世之恩難忘而如天之德未報此又臣之情也本月十一日恭聞

聖旨卿才品優長文學素裕寬弘休容得大臣之體自簡任機務以來恪共清慎益著勤勞今雖以老疾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請正資倚畀其樂昇平柰泉壤骨肉之分亦係一生之要事暫給二年假事完榕村全集卷三十一四
卽來京辦事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欽此臣捧讀感激流涕雖親戚僚友見之莫不爲臣悲喜也伏念臣以海濱賤士白壯歲卽受

聖明特達之知延及晚節有加無替爵祿之餘教誨成就本駑駘也而鞭策之比於良乘本樗櫟也而繩削之比於佳材誼兼

君師恩同父母至於衰老疲癯應與敝帚同棄而又褒獎以榮其歸眷念未忍其去凡

天詔之優厚一一非微臣之所敢當臣誠何修而得此於

聖世哉再念

君父矜惜之恩至於如此爲臣子而敢頃刻懷安非人類也但恐頽齡已迫而痼疾久嬰不知此生有分復見天光與否倘託

皇上天地洪鈞之庇喘息猶在筋束僅支雖不能効力班列尚覲扶曳萬里瞻覲

聖顏以畢餘生之願則臣雖瞑目不朽矣除修本赴通政司謝

恩外謹具摺先此稱謝以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五

聞臣收拾諸書完明且調理脾疾稍愈卽赴熱河交繳書籍詳請

聖訓并叩首

陛辭請期就道臣不勝感激戀慕之至

陛辭回京奏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允回鄉趨

行在謝恩辭陛蒙

皇上欽賜寓館。每日賜食兩次。又賜見六次。教誨諄渥。雖父母顧復之懇。無以爲喻。所最驚心者。臣以微菲賤士。通籍四十餘年。出入中外。豪無報稱。從前恩過隆加。慚懼已極。今茲老病求退。愧恨尤深。乃荷

皇上恩旨。錫之褒嘉。

御製餞詩。錄其微節。古人有云。文追典誥。論極皇王。一言既出。孰敢改評。臣誠不足當此。然

聖明終始保全之厚。雖沒身何可忘也。又

命諸王及大臣詞臣。廣和成篇。播之朝端。永爲家寶。加以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六

重賜扁聯。義取詩書。

皇上所以策勵老臣者。備至。而循省平生。無能髣髴。

聖言之萬一。汗顏踖躅。尤不自勝。臣祖臣父。臣叔臣弟。臣冒昧以微善奏聞。俱蒙

御筆扁聯之賜。泉壤生光。蓬門改色。私家何幸。而邀此於聖世。恩施愈重。報塞愈難。惟有舉家相勸。循分讀書。處爲守法之民。出爲奉公之吏。如細草欲酬三春之德。聊存寸心而已。今臣住京數日。與

武英殿諸臣商畧未盡事宜。且收拾行李書籍。於九月

初旬內買舟登程北向叩首瞻戀無極禱祝

聖祺與天同壽謹此具摺恭謝以

聞

賜食物紅稻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六日南書房捧出

皇上恩賜臣燠細鱗魚一匣鮮鹿肉條一匣另紅稻一石

卽叩頭祇受隨奉薦祖先均霑

天澤切臣以辭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七

闕到熱河旬日之內朝饗夕飧悉餽尚膳此從古藜藿

糲飯之人所未經見今臨行匆匆猶蒙

皇上念及遠自

行幄馳

賜珍鮮眷注深恩有加無已其時適有同僚數人送臣

者在坐莫不歎息咨嗟謂

皇上篤念老臣如此其至也紅稻異種出自天貽臣謹推

錫予之意試之兩熟之鄉使萬世頌后稷者亦無此

疆彼界不獨臣家子孫服穡先疇誇爲盛事而已

具摺恭謝

聖恩。臣不勝瞻依戀慕之至。

報到家日期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八月初十日。在熱河叩首

陛辭。至九月初三日。出京。初九日開船。迴望

闕雲日遠。戀

主之私。結于夢寐。緣水行遲滯。而臣以衰病之軀。遇江湖

風雨。則多停宿。直至臘月。方涉闔境。一路見浙閩年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歲。甚是豐熟。閭閻安堵。枹鼓不驚。至武臣仰體

聖意。鳩俟墩臺。處處修整。器械衣甲。亦甚鮮明。此皆

皇上德威遠暨。故能使馭滋從風。蒼黎食福也。臣託

皇上天地洪庥。長途無他疾病。但兩耳益聾。自是老人氣

候。抵家後。經營私事之暇。當仰遵

聖訓。調攝餘生。庶幾筋力猶能支持。再圖一望

天光。是犬馬之至願。伏祈

皇上爲社稷蒼生保重。稍節兢業萬幾之勞。優游彌性。迓

無疆之休。海內臣民。不勝厚幸。

萬壽節恭賀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恭惟

皇上運際中天德符隆古民心歸而帝命鞏固謳歌遍而曆數悠長蓋有超千古之事功則必有冠百王之祿壽此自然之感應在書洪範無逸在詩天保卷阿皆可徵也恭逢康熙五十有五年三月

萬壽陽序布和義躔舒景萬物齊潔同兆庶之熙風永晷

增加協升恒之純嘏河圖數周而洛書方始皇極福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九

斂而天壽同流頌禱覃於滋陬瞻依及乎蠕動臣適

以家居未得與廷臣蹈舞墀下遙望

紫闥徒有心傾率父老以祝三多臣民齊願聞山川之

呼萬歲草木同聲臣不勝懽欣慶幸之至緣在籍未

敢奏表謹具摺稱賀以

聞

萬壽節進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賜准歸里以舊歲除夕抵家隨於本年正月初三日具
摺報明遵

旨送交總督滿保代爲封奏訖臣一路所經凡歷六省烟火萬里雞犬相聞延及海濱波浪不驚允稱太平極盛之世雖福建土窄人滿民貧俗奢未能家爲久長之規入興禮義之化所賴

聖明遠照文武冰兢兵民和安姦盜斂戢視臣二十年前還朝之日吏治民生營壘學校又覺蒸然一變矣臣

以暮齒身載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十

殊恩日與鄉村耆老歌詠堯舜之澤曠古遭逢史乘希覲惟是戀

主私衷拳拳夙夜當此拜舞之辰未與班聯之列萬里陳誠不勝悚息臣檢得家蓄舊板書八種俱屬平常之書其中真德秀讀書記乃其平生攻苦積累所成頗爲前儒推重然訪之德秀浦城舊鄉久無此板故此本皆係前人寫補閒亦殘缺一二無從鈔足若

禁苑未備此書似亦可供

乙夜之覽也緣閩中僻陋鮮有收藏愧無精善之本可

獻臣不勝惶懼依切之至

旨催還朝乞展限劄示

臣李光地謹

奏准翰林魏廷珍手劄內開閏三月初八日召魏廷珍

至清溪書屋

皇上親交摺子一封著給大學士李光地家人帶去再傳

旨他去年除夕到家其家事皆舊日事八九箇月可完事

完後著於十月或十一月起身赴京過歲三月間可

到再傳與他北方住久北方高燥南方暑氣熱難受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十一

著善爲保養再荔支性極熱亦著少喫當日朕初食

荔支味好久覺極熱故不令進送此皆朕所親歷過

者著傳與他欽此

皇上眷念微臣不待假滿速使趨

闕又憫其衰老起居飲食之教誨備至臣伏讀涕零

望北叩頭謝

恩訖切巨風受

恩知獨深且重河嶽之潤涓埃未酬陽春之暉寸草難報

徒以衰老聾聵坐立艱難政事重地義應引年解職

且家有窀穸私事瀝控下情籲乞歸里恭蒙
皇上哀憐俞允而且

天語諄諄褒勉慰藉命其假滿復來在

君父垂念臣如此爲臣子者苟一息之僅存何忍不重

蘭扶一觀

天顏以畢餘生之永願乎臣原擬於明歲秋間就道今奉
明旨當卽束裝但臣私家之事纔得兒媳輩歸土臣妻尚
未安居閩俗得地甚難乞

恩寬數月俾以三冬買地妥當便可以葬事委之子孫卽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三

於明歲開春登程赴

闕矣又念臣忝列政府遲退之間頗係

國體有下情劉與魏廷珍代奏亦特敷道疆土且奏

皇上恩知深厚故敢斗膽冒罪如此也伏乞開恩

聖明垂鑒臣不勝恐慄特

命之至

報明途中患病劉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遣家人奏摺後臣隨收拾行

裝以二月初十日自家起程望

闕神馳恨不得尅日飛至瞻覲

天光也祇以犬馬齒衰年異一年出門後感劍溪仙霞一路烟嵐之氣三月中旬閒遂得脾胃之疾及過杭州舊病因之大發平常每發歷朝暮島平復此番夜以繼晷至次日早飯後猶未痊病中自思幾不敢有朝天之望荷蒙

皇上如天之庇幸而更甦自此禮程迤北

紫極日近晨夜引領載欣載舞但衰老之軀加以病後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三

誠恐水陸之次買藥問醫躲避風雨較以常程不無遲滯心切於

日月之旁而身羈於江湖之溢夢寐不寧無以自道謹先差家人齎摺奏明伏乞

聖慈矜其老邁俯垂寬恕倘到京不能及避暑之前即當

星赴熱河

陛見臣不勝瞻戀惶悚之至

請赴熱河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二月初由閩趨

關緣途中屢患疾病舟輿遲延不得遂其瞻仰逼切之私經具摺遣家人奏明幸達

三覽及舟過臨清接京中家信內開五月初六日

奉諭魏廷珍寫字與王蘭生李鍾僑大學士李光地早晚到來夏至以前到方好夏至以後小暑天氣已熱往熱河東一路山溝甚多恐雨水陡長難以行走大學士不此泛常之人且有年紀甚有關係欽此仰見

皇上哀矜老臣至於行止艱虞悉入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十四

睿慮父母之慈有不能逮思弘隆恩史冊希蹤但臣急于

一觀

天顏結誠夢寐雖值此雨行冰發之候然途次瞻望雲色以爲行止或遇靈潦未收卽於旅店遷延以待消退

仰體

聖心不輕冒險託

皇上同天之庇自然無事今臣已至張家灣入京雇車驟收拾衣裝卽便就道相應先行奏明臣不勝瞻戀之

至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五日蒙

皇上發下輿地全圖賜臣看臣謹捧到寓處披開詳看

準天度以定道里既廣袤之不差下盡地域而究山川尤源流之易見至於岱宗一脈實從青營橫海而來黑水三名確有雍梁長河之隔此尤歷朝史志之所未講專門名家之所未明非

皇上擅仰觀俯察之智而紹伏羲之心乘一統無外之時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五

而陟神禹之迹斷不能周徧精詳如此也從此傳之萬世不特昭

本朝之聲教覃敷圖王會者多其紀載抑且息從來之經史聚訟述皇輿者有新折中矣謹將原圖奉繳伏

乞

皇上賜臣一幅永爲家寶不勝幸甚再上年因性理精義

中朱子講江浙閩廣山脈處兩段可疑奉

旨命臣具奏臣隨奏摺請

旨未蒙發下今精義已刊刻成書伏乞

皇上御筆裁定。或刪去此兩條。再搜別條補入。或詳在
語。令學者無疑於朱子之說。統候

聖誨遵奉施行。

丁酉熱河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康熙九年通籍。荷

皇上養之恩。垂五十年。中間陞轉。俱越常調。比及近歲
以來。

恩施益厚。眷顧益優。在旁人視之。莫不爲臣欣幸。而臣夢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七

寐惕驚。自量材德淺薄。不足以膺非常之福。況晚節
末路。古人所難。誠未知犬馬餘生。終能苟全身名於

聖世否也。前歲陳情乞休。復蒙

優旨慰留。命其私事完畢。來京辦事。微臣伏念受曠世之

恩者。不可守拘硜之節。苟喘息僅續。無非報

國之年。豈敢以衰老力求休罷。惟是臣下脫殘疾。日劇

一日。加以耳聾脚弱。精血既虛。六氣易感。內閣重地

百僚具瞻。誠恐奏對不聞。

綸綍之音。趨蹌有失。堂陛之節。在臣身之事甚小。而

國體所關實大是敢冒昧籲控於

君父之前乞將臣缺簡授賢能庶幾要職不致久虛至於

臣萬里瞻

天實係葵藿傾依下情不能自己倘邀

皇上許臣留住一年半載或有卷帙不多之書

賜發一二種或修或校恭請

皇上教誨施行因此得以時近

天光以畢終身之永願尤臣所禱祈而不敢希幸者也伏

乞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七

皇上矜憐垂察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丁酉湯山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通籍至今垂五十年立朝之久受恩之深荷

皇上教誨成就之篤歷數朝列罕有倫比徒恨犬馬齒衰

心長日短加以身嬰殘疾慙廁班聯故前歲瀝誠籲

恩丐休林壑仰蒙

皇上聖旨溫優錫假二年俾畢私事仍令作速還朝復世

舊職此前代所謂再入中書之榮史冊誇耀臣誠何人而得此於

聖世家居一年雖在夢寐之中感激之私與恐懼交集蓋自知德薄榮厚報少施多苟節晚歲晏之有虧則孤負天地父母之恩於無窮此螻蟻之情不敢自隱於日月之下者也本年二月自家赴賈鄴而歸臣上奏闕七月趨熱河恭請

萬安誠不自料垂盡之齡果能復來重望

天光自悲自慰更復何恨惟是微臣衰殘聾聵之態日甚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六

月加

陛見之頃難逃

聖照雖

宏慈矜憫賜之以休憇扶掖格外寬假而微臣上念

國體之不可不尊下思職事之不可不舉耳目手足之

用既廢則對揚趨走之節必愆具瞻攸存大典斯係

前在熱河具摺面奏奉

旨俟回宮日再發

旨意是敢冒昧塵瀆申懇伏乞

本朝閣臣辦事未有知臣之耄老者兼以殘疾不能步趨近又兩耳全聾每奏對不聞

玉音惶汗霑背至於在直議事或奉

旨與九卿會議之時答問殊不相應不特同僚譏笑即臣內顧亦自憎嫌臣聞知足不辱若老不引分則招惹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

深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幸荷

皇上矜憐准其休致臣應卽具疏陳丐但王揆時方以病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三

在告閣內乏人臣揆王揆假滿入直之時擬繕本赴通政司投遞謹先具摺奏明伏乞

聖慈垂察臣不勝惶悚懇逼之至負

臣揆王揆假滿入直之時擬繕本赴通政司投遞謹先具摺奏明伏乞聖慈垂察臣不勝惶悚懇逼之至負

臣揆王揆假滿入直之時擬繕本赴通政司投遞謹先具摺奏明伏乞聖慈垂察臣不勝惶悚懇逼之至負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一

書

答劉國昌

夙聆貴昆玉令名殊懷企慕來諭諄諄連牘累紙其所稱引者甚多然以愚書牘之意觀之三十年來迄無成績徒令沿海生靈千里為墟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邦乎其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客秋亦嘗不揣寒陋發其端緒事雖無成區區之心可矢也曾請於康親王議撫故云云今者諸公驟勝之日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黼舄賓于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王家

此事非區區無其至誠亦莫肯擔負也目下又何必相逼乎且吾所以軍灞上者備他盜耳老親臺其安心以俟勿躁此劉彼中傳誦殊無怨怒為有服其黼舄賓于王家兩句

與友人

所示惜陰錄諸編未能逐條細檢惟學庸粗讀一過諸所發明悉由心得與世之勤說雷同者不啻相萬也大學古本錄書意不謂然然觀賢者之所錄畫

動古文章次又不悖朱程宗指度越姚江之說多矣
看來經傳之分不必太拘知止兩節及自天子
以下三節卽所以引起結斷格物致知之說雖未

知其是否自可修改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與方蔡諸
說並傳未爲害道也獨二書中所講論援引則區區
有欲相違覆者未能細論見槩而已尊錄云戒懼惟
一也謹獨惟精也又云戒懼正心也謹獨誠意也夫
舜言惟精惟一而子思反之其意安在曾子明言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矣今如以正心爲致中誠意爲
致和則云欲致其中者先致其和可乎餘如尊德性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一

道問學等處皆是此段話頭申明到底此恐于程朱
學的不能無差惟明者審擇焉蓋程曰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行之果
行之果故守之固朱子曰致知以啓其端躬行以踐
其實而敬者所以成始成終程朱之言如此是二子
之學的也知在行之先敬又在知之先此大學之教
所以雖始格物而所謂涵養薰陶以立其基者已於
小學豫之非無根本而直從事於此也中庸之戒懼
持敬之說也其慎獨則兼知行以爲言也尊德性道

問學意亦如是。然程朱所謂敬云者，立乎知行之後，而未嘗不貫乎知行之中，亦未嘗不周乎知行之後。故知則曰篤志審問明辨慎思，行則曰慎獨曰誠意，是敬貫乎知行之中也。大學誠意之後而有正心，中庸內省之功繼以敬信，是敬周乎知行之後也。聖賢之言敬者，或先或後，或即存乎知行之中，皆有條而不紊，而不可以失其序亂其名者也。今若稍更尊稿，以戒懼爲存心爲尊德性之事，以慎獨爲致知力行爲道問學之事，則此書前後通貫，而於程朱本旨亦

不相持矣。此尊錄中大節目，所願訂正而求一是之歸者也。大抵程朱之學，直接顏孟，真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於文義章句之間，後賢有作，不妨補備。如朱子於程子，可謂傳心者。然解釋經書，如語孟易詩之類，纖微委折，豈盡同哉。大學中庸，宗程尤篤，而訂正尤多。蓋其精且至者無不同，則雖更相發明，乃所謂其揆一也。近世於其所遞傳相繼者，往往不盡心焉，而輒爭於一章次文義之更定訓釋，以是爲尊

朱則未矣。此愚所以不譏先生古本之作，而惟爲煩

於其學脈加之意也。百餘門題夏燈間猶人之對
觀者上倚氏衛先生。以八里。文中書學全冊。臨
畿輔日月之旁。勢要鱗集。大懼墮素訓。而履危機朝
夜惕息。至于今日。人之所易地之所難。是以凡百艱
虞。非師門則不能諒也。歲試大破人情。悍然不顧。以
既履事。然此都自董默巖題華學院供應後。一輛一
蹄。官役皆得藉口。以相要制。徇之不可。亢又不行。剛
柔兩無所施。始知此老慕名之舉。未盡善也。其月後
內外頗蒙信諒。然胥役及四方奸吏。亦繁有徒。無非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四

窺伺投抵。以相欺誤者。一有不察。便當坐受其過。僚
友亦將有所執言。而不復原其心矣。此所以一日未
竣。時時恐懼也。學規不敢遽做古人。歲試只釐剔弊
竇而已。科考預戒童蒙。有能誦三經二經。或經書圈
內外註。及小學全部。古文百餘篇。成熟者。文理畧通。
卽與入類。初試大名府。應此科者。四五十人。拔取三
分之一。以勵實學。今諸府皆欲推此行之。且令蒙士
胸有數本經書也。一行沉埋時文中。舊學全無。溫理
吾師積年深造。大業有緒。明歲夏秋間。都人之便。倘

得賜示一二以發愚迷地所刻一二種小書皆示生
童者不足呈教惟朱子語類四纂一種須就正時下
方駐順廣開埃益近京圖覓寄耳

與張長史

昨論及戒懼慎獨兩節謂省克功夫貫徹日用不是
只在獨知之處元卽云注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物之際卽此意也深服敏妙因而更加尋討則於
注兩條始得其解始歎朱子之書綿密深確疑駁者
固粗疎不足道焉信而爲之疏釋者亦或未得其意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五

也蓋自戒懼而約之而後自史氏伯璿分作四條而
玉姚江以爲朱子之意誠如是也遂痛譏批謂動靜
固強分矣今乃有靜又有至靜之中有動又有應物
之際豈不益支離哉此因錯會朱子之意故也惟蔡
虛齋爲之說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
一讀以下十六字一句讀下蓋言自戒懼而約之必
使其至靜之中無偏倚而守不失焉自謹獨而精之
必使應物之際無差謬而無不然焉是致字工夫在
約字精字內不是極之至靜之中應物之際而後謂

之致也。僕每讀蒙引至此，輒歎以爲精當。今因兄言思之，則虛齋亦有未盡者。虛齋是以存省分動靜，自其發解時，文便如此，恰似戒懼工夫，專爲靜而設，而獨之外，無所謂應物者也。蓋朱子之意，誠有四節，特不如伯璿伯安所謂有靜又有至靜之中者爾。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是自觀聞說到不觀聞也。戒懼恐懼，自是動時事，但到靜中而此意猶存，謝氏所謂常惺惺者爾。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是自隱微說到顯見也。動靜隱見，分爲四節，而非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六

如史王之所云也。但中庸文意俱從觀聞顯見處說來，以見其功之至純至密，而朱子立言乃如此者，若主敬而存天理，是本源功夫，故必返諸寂然，而其體始具省克而坊人欲，是末流功夫，故必推之萬感而。其用始行理，旣如此，又將以兩項分屬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故一則自動說到靜，一則自微說到著。朱子之義可謂精而詞亦巧矣。準是以觀章句之義，觀聞動也不觀聞靜也，更無所謂至靜者，隱微獨也，顯見對物也，更無所謂應物者，且戒懼自也，謂收

東此心非復有更約於此者謹獨卽精也謂辨明理
欲兼復有精於此者致字實義乃在無所偏倚其守
不失無所差謬無適不然十六字之中蓋存養省克
功夫必至於此然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中和乃
極其至耳兄思之以爲何如

至
答彭學士

蒙示纂子牙河一段誠有未合目前形勢者如單家
橋水只一二分臧家橋水有八九分以爲單七分臧
三分乃傳聞之誤又雄縣任邛自受順天保定河間
榕村全集卷三十二

七

之水與漳河無涉又漳河未合滏漳之先已分爲二
支旣合之後又疏爲二支此處似須詳明又廣平縣
被滏專係漳水乃在未合滏漳之先滏沱之水不能
至廣平縣也謹將原委大畧臚列四條奉塵清覽伏
惟垂擇大抵

聖明數載精神自永定河而外惟留心漳河一事漳河卽

禹貢所謂洺水也其性湍悍不亞黃河況至冀州又
挾滏沱並流滏沱亦係渾水性亦剽急所以其勢盛大
臧家單家兩支皆其末稍也臧家一支卽所謂子

牙河貽害八州縣已十餘年自北合流直隸之
上命築堤之後六年以來生民衽席矣此段洪恩似宜據
實紀載至於漳水未合滹沱之先初入直隸之境如
成安曲周肥鄉廣平諸縣自古受惠蓋此數縣地皆
沙土所以容易遷徙先時河經肥曲等處至近年全
河悉注廣平一邑水流到此散爲多支所以民地多
被河佔

聖明察民疾苦豁除地賦以需水涸民始有更生之樂此
漳河上游末流兩大關節也其應如何敘述以表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八

皇仁伏想諸先生自有鴻裁

一漳河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一

出長子縣鳩山名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有

合漳口在林縣境內東至磁州虞讓村自豐樂鎮

而東至臨漳之西北流入成安之西南入直隸界

二漳河入直隸現在分爲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

之魏縣元城縣流至山東館陶縣地方歸衛入運

一支由直隸廣平縣至山東邳縣地方復分爲二

其一俗呼老漳河自邳縣東北分流經直隸之威

縣南宮棗強景州武邑寧城交河等地至青縣北
杜林鎮與完固口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其一
俗呼小漳河亦自邳縣西北分流經直隸之鉅鹿
廣宗平鄉至寧晉與滏河會又經東鹿冀州與漳
沱河會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一支
名單家橋河自完固口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
家嘴歸運一支名臧家橋河經河間大城爲子牙
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
支歸運一支歸淀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三先因臧家橋一道水勢深廣湍悍而河間獻縣上
流之堤岸不修大城靜海下流之堤岸久壞故夏
秋之間水發淹漫不獨四縣之民田受害而水勢
所注青縣文安霸州保定各州縣俱一片汪洋人
民失業已卯春至

聖駕南巡因大城靜海二邑士民迎駕東風驟作
駕陳奏乃指授方畧命撫臣將靜海大城獻縣河間
一帶堤岸盡行修築蓋西堤以護河獻文大霸保六
州縣田廬而東堤以拯靜海青縣兩處淪沒又恐

兩岸對迫必有一傷復命於東子牙堤上游廣福樓地方開河一道分水入淀由是水勢暢流兩岸完固五六年間八州縣田土盡涸收成豐倍歌咏聖恩出昏墊而登衽席矣

四至康熙四十年又欽奉
上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歸運則於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再往詳看來奏欽此遵奉

諭旨巡看河源至臨漳縣十一月在玉泉山帽子啓奏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十

查漳河現在分爲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然歸運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支水勢獨強約其水勢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則此時漳水一歸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虞子牙河亦得分殺之勢誠有如此

聖諭所云者然歸淀一支強而深通入運三支弱而淤淺臣等議得所經由各地方應令官每年於水未發時分段挑濬臣等按季察視務令此三支俱疏通無滯以殺小漳河之勢如遇水入時仍用挑水

獨等法。通水分流。庶幾北不致決。滹沱以侵田。南不致合。衛河以害運。臣等愚陋之識。未必有當。仰
皇上訓誨指示。遵行奉
旨知道了。

羈繫職守。各天一方。音素雖疎。然心神則無日不相
拳切也。荆南要區。古稱蠶爾之地。積歲宵旰。故
特簡清德。洎之二年以來。績效立見。誰謂洞庭彭蠡之外。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十一

頑不可化哉。令弟頓致清華。無階上搏。謂非

聖明曠代之知。不可屬節。酬恩自是尊兄家法。方愧慙步
趨之不暇。無容更綴一辭矣。弟久在畿疆。未得釋負。
衰老殘病。兩者交攻。偃枕而接。將吏幾不能自支持。
而

聖恩以其參養之久。未肯驅遠。退慙尸素。進憂罪罟。此心

惟可爲知己者道耳。有以提省鞭策。尚祈因風指示。

荅桐城張相公

素蒙摯愛。所得於前輩先生如水而彌永者。平生

然而已。獨是語嘿出處之間。心儀之而不能步其後。塵爲愧。此則氣質學問爲之疵累。雖承先生終始不棄。然而一龍一豕。固不待後世而品題定矣。

新恩海驚。晚節滋懼。又不得先生者。朝夕瞻仰于班行之末。以觀型而寡過。鴻達益高小子方厲。先生豈可徒喜其喪日之遭。而不錫之訓辭。以覺悟其終身也。近又新有亡兒之痛。今所撫者。熒熒諸孫而已。誦王荊國詩所謂夢事中千變。生涯老百罹者。不知涕泗之零落也。因思厚德如先生。亦復經此蓼毒。矧行負神榕村全集卷三十一

十一

明者耶。獨羨世兄言行悉稟家法。羣望翕然。此深爲先生喜者。惟先生知其發於真惻而非諛詞耳。遠惟爲吾黨自愛。之誠。今世雖有從其說者。而王儼喜其與孝感熊先生商酌朱子書名目次第書。

本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 益高小子方厲。夫豈可徒

旨朱子全書關係緊要。交與熊賜履李光地纂修。今所奏

目錄。其序有未盡一之處。著李光地移會熊賜履商酌妥當。畫一奏明。然後將書呈進。欽此。切地前摺奏數條。一謂讀書乃窮理致知之事。擬次于致知之後。

二謂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亦窮理致知之要
次于致知之後三謂學之後宜卽繼之以治以見聖
學王道體用合一之意凡此皆據地淺見仰質

聖明不敢自謂有當也今讀先生所批駁則仍舊目次序
亦無甚碍于理謹照舊目另編爲五卷繕寫已完奉
呈尊覽如尚有未當亦祈一一簽示以便改正又於
本日奉

旨此書完竣欲發與熊賜履看若到彼時有所辨駁則從

頭更張必致擔閣而書無完期矣須乘此時商酌妥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三

當則攢日纂修方無遲悞欽此仰惟

皇上訓旨至爲明切地敢不小心上緊以竣厥事但先生
旣在遠遇有所疑不能時時請正謹臚列數條求詳
確指示以便如式編纂

一當日目錄原合性理語類二書合編者故未免有
重複參差之處如性理目錄則有治道類之禮樂
而無六經類之禮樂語類目錄則有六經類之禮
樂而無治道類之禮樂今全書目錄中六經內旣
有禮樂治道內又有禮樂恐涉重複應否刪去祈

詳示

一治道內有宗廟宗法二目語類所無惟性理有之
然性理無禮經一門故以此二目附於治道今全
書目錄既依語類列禮經一門則宗廟宗法等已
悉在禮經之內再出亦涉重複應否刪去祈詳示
一君臣一目語類所無惟性理有之然性理所載朱
子語僅三節查對吳總憲交來舊稿已收入人倫
類中其所批文集內采入君臣二條則出奏疏今
奏疏已另編則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古

一謚法一目查語類文集性理三部朱子並無片言
及之者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節儉一目性理所載僅一條乃在道千乘之國章
采出今既有四書語類此條應歸本章而吳總憲
舊稿所批文集采入節儉一條查亦出奏疏今奏
疏既另編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語類目錄有老莊釋氏又有戰國漢唐諸子性理
目錄則但有老莊以下至宋諸子而無釋氏今全

書目錄

詳釋氏附于蘇軾王安石之後竊謂不如

附于老莊列之後似從其類應否如此祈批示

與楊寶實二首

自聞太翁之變未能以一紙奉唁兼慰孝思道遠希
便加以病憊支離塵忙卒歲情理之曠廢者多矣負
疚何言河上之行乃藉以省覲晨昏且得親湯藥飯
舍之事終天無恨若神明有以相之不獨見天心佑
善亦以知雨露霜雪莫匪

於慰遣江干彌占浩蕩也區區以衰疾之軀孤居

邸舍家閒亡兒營厝之事亦復無人經紀京中親友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五

近更寥寥以此胸次悄無佳況雖孔孟周程之書未
嘗釋手而霽月光風之趣亡矣易稿重改一過所存
舊十之一耳規模體制亦與舊不同恨未與兄對面
商確以決是非欲寫一編相寄亦非倉卒所能辦也
讀禮之暇幸于此書更一留神俟其首末貫通疑信
參會然後合併折中庶乎彼此之閒互有啓益也孟
子三篇先謄去試爲細閱一遍以爲何如有未是處
卽逐段劄記覓便寄示年月閒倘得陳情祭掃當卽
預期相報覬會我於錫山揚子之間連纜旬日據此

宿抱餘惟斟酌思慕存神揚顯不宣

南北睽違接托方知又有護堂之感洵更慘怛緬想
孝思哀慕情何以堪然各享大齡又兄適以行役密
邇與古人可近地就養者無異崦嵫餘景及奉清光
而湯藥殮殯一一躬親無憾此可謂純誠之感鬼神
者爲之布置安排非人謀所及也由是而推之人生
禍福倚伏大氏如斯吾儕益可以坦然而遊於憂患
之域矣惟兄嗣息未朕深用關情然爲德不懈終須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六

響報寒宗萬曆間有華溪老人者艱于生育六十而
始生子衆人笑語不知華溪見子勝衣否後壽九十
六其孫以是年舉于鄉猶及見之稗野記識長老傳
聞如此類者甚多也衰疾日劇退息之念魂夢爲勞
日復一日未得好機會蒼蒼者難知諒亦必有自然
氣候昔所稱急流中勇退殆亦其時命適然也勞頓
之下頗理舊業然今年所修改明年輒復不愜于心
以是久未有脫稿文字易說改又十來遍與兄處舊
稿頭面全非筋骨亦換又釐爲二編一則依經釋義

不入旁意。一則發揮凡例。推說精蘊。篇帙頗多。現已就緒。稍加一重推敲。卽畧歇手矣。先抄乾坤二卦。奉覽。字句亦尚有商量處。然大致如斯矣。中庸亦分二編。一章段。一餘論。尚未愜意。然承索無以應。諸友將此備禮。異日有相見期會。得假旬日面論。庶有長益耳。當與二公同乘。終之。如前。之。皆。美。願。學。出。音。

與梅定九二首

保陽忽忽言別。兩懷惶苦。非復疇昔披對胸襟。至今猶不堪回首也。弟之涼德。幽負神明。不敢尤怨。先生

榕村全集

卷二十一

七

忠厚徹於表裏。口不聞言人過。何戾於陰陽之和。而罹此毒哉。古人有言。名者美器。造物忌之。故明逸無子。乃得中壽。堯夫晚娶。僅以延年。先生異日名家傳世。當與二公同乘除之數。或有司之者。弟則學仕。皆負初心。將與蕭艾委翳。若但以世間所謂名位者。準折天性之傷。豈不滋感乎。殘疾彌劇。而

聖恩

深重。未能引去。又恐庸才處非其據。晚節末路之難。深可憂懼。此與先生投老邱阿。委順造化者。更甘苦相萬也。數年來著述。雖有數種就緒。然疑問存古之

類尊意以爲不可不成者。卽後學所不可闕精神猶
健。幸井日爲之來書。謂體氣勝前。此周公有魄之
也。尊稿有陸續成者。煩令孫寫草。先寄。遠期爲絕學
自重。

又

違誨儵及五年。雖音問間歲一通。終未如時親德。範
面質奇文疑義之可以開愚蔽也。無日無夜魂魄不
念家山。而次且濡滯。明歲卽懸車之期矣。猶未能自
保獲踐古義否也。先生山林日永。得遂卒其大業。以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六

知修文述古自有天命。更知比來體氣清佳。未減於
昔。未竟之緒。鬼神相之矣。凡屬舊遊。無不深幸。弟舊
殖益荒。獨於易學汲汲。欲終初志。然旋橐旋棄。自知
未足就正有道。蓋雖無述作之才。而頗有自知之審
故也。曆象本要。雖于此道未能萬一。然經高明增改
故亦不忍便毀棄之。夏閒復點竄字句。諸友重爲圖
畫繕寫。雖竊取疑問彌縫其闕。終是隔壁堂下人。窺
影尋聲。其弊至於扣槃捫燭之爲愚。古人所以重口
授親炙者。蓋以此也。因便寄正。求輟二五日正務。細

爲刪改務使文雖淺畧而無誣謬非欲以示他人聊
欲稍決疑葺而隱之于心也圖有舛錯亦求標出不
宣

答安卿仲弟

來廝去後我又病嗽積月甚虛弱總之衰期已及畧
失調度便使六氣侵薄腠理以漸而入府藏其餘保
攝猶可自主至於衝犯風寒奔走疲敝則與仕宦相
爲終始無所施其宣節之力也頗有陳情省墓之意
然奉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九

旨編朱子書未竣須畢此乃更擬議弟行取恐格於大臣

子弟成例要之功名天定以我平生驗之一毫不由
人主張且隨分及物百里猶勝曹署但觀人情事勢
以爲行止之決可耳固不及汲於進亦不可犯古人
苟去之戒於當其節方合出處之義萬一上官禮貌
未衰學校農桑之事尚有可爲赤子竭微誠者留遺
愛於一方不强似博一卿相耶弟好讀西方書無用
如憚理致淡平者卽前漢後漢人物志傳亦好觀中
間有許多可師可法之事便可印證今日進退行藏

也我此二年間甚有疾病災厄雖然摧感亦不敢忘
戒懼雖然任運亦不敢廢調攝知晚節末路之難時
刻愛身補過其餘則倘來安之耳此近狀故相聞

答魏君璧王振聲

諸兄奉

旨學習樂律能通其意聞之不勝狂喜近代讀書人於八
股外無所知曉諸兄倘非遭遇

聖明安能開口出聲而譚禮樂之事哉僕雖看過樂書盡

是故紙空言真馬貴與所謂剝舟覆蕉扣槃捫燭之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子

爲愚者也前在暢春園

皇上賜觀律管兼聆吹按之聲微能知其和諧終未喻其
要眇所望諸兄盡心學習他日悉以告我耳此事于
載絕學非

皇上生知大聖安能使理法大明於今此殆天意也已具

摺請

勅下施行蓋僕雖不知律而見

皇上前後之所參稽制作鑿有根據故輒獻妄言或不

隨聲從諛也諸兄已能辨音否素謂周官郊廟不用

無射爲是金氣之盛又不用太簇爲是黃鐘商聲試
察驗之果有清厲殺伐之音否空言無益須有徵乃
可信

與魏君璧二首

十日相聚頗慰所懷來章甚佳近來詩學尤進也謹
飭收斂臨歧數言盡之相期遠大尤當以酬塞

聖恩爲念不獨身名避禍幾已也僕年已稱上壽過此不

敢自必況耳益聾殘疾益下脫雖延視息亦未知五

官四體明年復作何狀荆國詩云我老孤國恩結草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一 壬

以爲期惟子善事主有知無不爲千里遠相望昧昧

我思之此刻不服和答借此數句以寫吾心可也

又

自客歲重九張家灣解纜直至除夜方入里門蓋水

程既已遲滯中間又有幾段陸路衰軀不任疲頓遇

風雨須停歇當壯盛時不及覺老而後知行路之艱

也所喜

聖明在御海宇清平山行水宿無顧慮所至人民熙

雞狗聲聞詩書誦之風迥異嗚昔到浙江遂取道

江西歷觀玉山鸞湖朱子講道諸處至武夷瞻拜

御扁紫陽精舍以歸雖筋力罷倦而耳目蕭爽自幸老作
太平之人兼載恩華榮耀祖考忘乎疾病枝離之在
身也茲以

萬壽節未得隨班叩首特差家人齎摺恭祝恐
聖主垂問賤軀形狀地方光景附此奉達不宣

與浙江巡撫徐善長

先生爲邦方朞輿望大洽韓子所謂聽於下風竊自
增氣草木臭味固共愛惜其行藏也弟離山二十八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三

年得蒙

恩休老爲幸至於寵榮有加則非始願所期念與先生卅
載相知中間契闊風顛迴首如寐今弟老而先生亦
非少幸晞日月末光江湖邂逅悲歡交并傾暘何極
自登舟來計日吳山而水行濡滯于今始達境上開
書見使德音琅然知先生之代數亭站無異弟之預
整冠裾也不宣

答富韜尚

東垂寒露鞅掌爲勞然吏事之暇彈琴賦詩比之朝

朝趨直觸寒冒病者猶倍徒相校耳王司馬言亦相
憂至意蓋恐宦途之累愈積則愈深也凡兄自滇南
以至來東前後所屬望於弟者非不備悉雅意然未
嘗不歎待弟之厚而規世之左也薦賢是寒澗難行
之事區區薄劣又非其人也中間有逃聽不審致親
友相尤望者皆傳說之誤耳且人所至親極愛急欲
吹噓而置之青雲之上者無如同懷之兄弟嘉魚沈
埋公車二十餘載耜卿亦以措大終矣雖無奇才異
等然嘉魚涉獵經書通算法耜卿能背誦十三經而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三

解其義比之今日名下亦非無一善可稱者縱弟避
舉親之嫌何不宛轉營托同升要路而使之卑栖漢
水之濱授老湖山之上哉區區衷曲不樂自白姑舉
此證以爲不知其形者視其景則可知矣而猶云云
是兄待弟之過厚也詩賦一道當留爲吳越羔鴈誰
擊與之爭衡黃石齋云吳兒往往輕閩音蓋魯爲齊
鬻久矣如寒壑之魚聚而相濡沫無益也至聲韻一
事風土所殊散而無垠古今未始有定論也邵康節
以際天人之學定爲平上去入開發收閉諸部欲以

獨知律呂窮萬物之變。然議者擯爲西音。莫之循用。今言南服侏儻。吾土爲甚。弟前書所謂閩人而欲同天下之文者。恐言未發而先破朝士之口矣。兄之規時也。不亦左乎。區區之私。但迫欲以垂暮之齡。觀幾丐退。而思得古心樸貌如兄者。相與吟詠山谿。優游餘景耳。誠恐吏路傾仄。異時有良朋永歎之羞。是以前書直而無禮。誠知其過。今翫來示。知綽有餘才。浣慰。何似罪累之外。餘不足計也。臨風瞻溯。

與滿鳧山總督二首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十四

前小摺煩勞使者萬里投遞。感不去心。至荷。

御筆批答。又

旨命省視老朽存沒之狀。跪讀悚切。至於零涕。弟自抵里數月。竊見民俗無甚震驚。官邪頗有畏憚。近時賜雨。應節順敘。此皆開府正己率屬。勞政勤民之效也。屢承下問。反覆思維。未有以助治化者。惟是士習久於競囂。民風亦極險詐。詞訟十紙。未有一真。彼此傾危。詭倣萬狀。倘或通飭有司。必須就事論理。勿避強以逞豪富之奸。亦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務令許志。

稀少閭里相安則風俗之歸厚也有日矣此自明睿
所最洞晰者老生常談徒成贅論也近日訓誨自家
子弟姑以家法治之倘終無悛心必藉威嚴懲戒豈
列名檢舉望爲我一肅家規也不盡馳仰

又

价回捧讀尊示具見台慮之詳漳泉兩澤雖稍愆然
惟海濱頗苦若近山諸邑如敝縣者則可稱豐收也
兩浙屢有澇患今又重煩尊神發倉賑糶之外似無
長策當年直隸亦有兩府罹災捐俸煮粥借庫銀五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五
萬買粟平糶但所差州縣印佐官須極老成慈愛而
又精明幹練者甚不易也明府籌畫周詳兼有徐撫
軍協議自然能爲一方造福下問所及愧無以仰贊
也不宣

答陳眉川中丞四首

明府厲行清修得儒者淡泊寧靜之要而且克廣德
心以教人成物爲念移棨來茲眞九郡士民之福也
前翰垂問未有以復蓋教化風俗四字自明季而不

講禮義廉耻自士大夫祀之讀書者荒於業而不檢

於行齊民亦惰於游而習於奸風聲日下殆非旦
所能還返也司士者學使司民者郡縣令

聖上

特重其選意有在矣明府莫若引學使郡縣諸君與

之上下議論學校則清貨賄絕請謁以外如何可以
成材興學郡縣則謹簿書飭簠簋以外如何可以厚
俗移風令之各盡其心而各條陳所宜行者明府虛
心採納而實意鼓舞之精誠聳動之下自然有風草
之勢比之就士民而家喻戶曉者萬不侔矣區區老
生常談聊以備高明之擇惟裁教之至書院師長一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五

席在宋元閒實與當路者相扶持誠得其人造就不
淺昨歸途見南浙江右所延致者粗讀書不放蕩耳
求稱其任難之又難聞中先正風流久已墜歇學植
淺薄者固無以服衆卽稍有聰明聞見而習爲華靡
無高志遠識者羣居終日其誤學者更深也漳浦蔡
翰林世遠有嚶嚶慕古之志與俗下秀才一片名利
心者不同所讀書又知以朱程爲宗經史諸家漸能
涉獵所見紳士未有過之者明府若欲引與共事更
盡前輩切劘之義庶幾於數學交收其益也弟抵里

來見自家子弟及鄉黨間習染深重未暇與之語上
聊爲立規約數條望其去太甚者知懷刑守法而已
謹錄呈記曹非望推行他處但恐將來有頑梗負恃
非懸車里老所能化者須藉威重加之殲牾故願豫
知之也吾輩受
恩深重砥礪同心倘有教誨無恡嗣音不勝顙望

又

价回多煩裁答儒雅風流溢于墨楮做鄉自蔡虛齋
陳紫峯林次崖諸先生後實學衰歇至明季而大做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三

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復古終無望矣若徒
課文賦詩爲制舉之羔鴈而已雖使科名盛如吳越
恐非明府所以振起育成之本志也蔡聞之志尚不
凡旣蒙招致惟授以規撫次第賓主相與設誠而致
行之暮月而變三年而化弟老矣庶幾猶見闔學之
興豈非數百年而一時與不宣

又

南訛舒炎緬想仙鄉風候於茲爲烈況名賢自有性
分清薰啓處安和可也朱子全書前承制軍惠示

一部。茲週見。折中校刻之工。尤爲良善。此二書

上意在廣播。雖有發在學宮者。而庸鐸束之高閣。士人不見聞。似須許坊賈刷印行賣。先以百十部付之。俟其鬻盡更請。庶幾猶有好事者樂觀。在此時閩中。則漳州士子。最有高興。每販古書者。至漳未嘗不售盡也。惟高明裁之。餘悃嗣布。

又

衰疾已甚。坐立俱已艱難。無論宣力。徒以

聖恩逾分。牽勉扶曳。一望闕庭。用盡餘生葵藿之心。來書

榕村全集

卷三十二

天

盛有稱引。不但德不逮於古人。亦白度漏殘聲稀。非復大扣于雲時也。明府以醇學清修。有度秉鉞。自是七閩蒼生厚福。過承冲挹。誠未有以効芻蕘者。至於俗化澆訛。由於長吏政教之不先。訟獄以貨賄爲高。下農桑學校。嗤爲陳言而莫留意。則昨日固已及之。明府亦甚深憂。累歎于茲矣。或者振動懲創。時行一二於寬大寧靜之中。吏畏則民懷。奸劬則善勸。不知可爲新政之一助否。今日倣裝。明旦於鳳山橋相俟。眠食格言。長路當以書紳。附謝不盡。

咨江蘇巡撫張孝先

先生清風惠問披拂三吳故令士民謳思譽命上達
蚍蜉之撼莫能謗傷凡屬同道無不仰頌

聖政而私喜賢路之不崎嶇也弟舊莖棠陰沐幸尤切屢
荷翰教不勝溯洄之慕直以衰病虛點朝班未能親
承講論早晚倘邀

天澤投老林邛維舟閭闔一瞻德粹是所夢寐繫想者也
未

與浙江學使汪荇洲學士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元

去歲舟中夜話兼檢課牘殊愜鄙望今竟邀譽命所
謂神之聽之文章有神者果矣到京後累承折華以
爲慰薦自容冬丁

國郵春來職鞅頗多未去之身義當黽勉數字寒暄無
暇相寄然所願者益勵素心使上下無瑕可摘非特
懲愆於目前近事而所以風流兩浙百世不磨者在
是矣論文之隙以真品實學誨諸生尤當有興起者
前此一變至魯今三年養育成就豈無趨而逾進以
繼吾聲者乎令昆竭誠相助又得多聞直諒與其晨

喜自然儒效彰明。俗下相咻。盡不足信也。僕衰聾已甚。勢不得不力白歸山。倘於桐水三衢之間。重獲邂逅。豈非厚期。預寓數字相報。諸款未悉。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三

豈非氣賦野寓樓宅際辟藉殊未幾

尋獲不醫不氏白龍山游於水三衢之間重獲

喜自然謝效遠隨谷下酥柳盡不尺計並給發

孝子王原傳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釐婦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為母計策移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袪屨諸行色所需物遇他方遠客

榕村全集卷三十三

一

至則或資以袪屨或雞黍厚款之不受直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邂逅者客幸為見跡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眈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為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母母以兒為念遂遍走尋覓足跡幾半天下日乞食克腹跣步重趼至於見骨南北去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

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爲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孺子頓憊若此。何爲者。原以情懇。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去。而返。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刹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知其爲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父

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蓋出與敘鄉井乎。相問姓名。則卽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則一念之孝。爲宜捷于枹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歿存之問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父猶未肯卽歸。曰。吾棄家絕意久矣。無顏復返。原牽衣哭不止。寺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

母復聚鄉人爲之嗟歎。至于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絕。

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頓。百身殉之。此天常之厚。義合古人。非習于名教。勉強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後其弟成家。辭妻子。單身尋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爲何人所記。異日當檢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榕村全集卷三十三
三

銳峯和尚傳

銳峯和尚者。俗姓楊。少爲儒業。稍長。激於家落內。鬻雜髮依僧。在順治乙未丙申間。年四十。頗能談論賦詩。與子諸父相往還。一日大寇林某劫余家。十二口以去。索贖甚賒。羈繫榜楚者年餘。僧謂余仲父曰。是望不可厭也。寇強而驕。有玩心。夜覆其巢。家可奪取也。吾徒某能識賊山後路。彼爲導。而君家僮鄉衆隨之。出賊不慮萬一。幸濟卒用其言。脫家難。五十而受

法於其師稱悟道。偶邂逅溪亭與余語。余問人與禽獸環復轉生。信有是乎。僧曰。不足問也。佛法所以觀天地者。用心法觀而已矣。夫人晨暮逡巡間。變滅萬念爲人者。屢爲禽獸者。屢矣。又問悟與修孰要者。僧曰。發大願力爲要。大願既堅。悟與修精進。乃可語爾。又問佛說所謂了心性者如何。曰。除善惡無記。問其指曰。心不存惡。亦未存善。又非昏昏然不省覺者。是除善惡無記。是後居余鄉之南山。閭亂時。危苦無聊。數登山訪之。或竟日話。所言皆能發人心意。計度世

事成敗。人所以處置患難。甚有中機者。旬月下山與吾徒遊。默然終日坐。言笑因物。雖酒肉狼藉於前。自食一盂飯。廁其間。無厭惡色。尤喜與人奕。敗則拂衣自笑。然再強之亦不倦。作詩率爾而成。時有可誦句。年八十五。晨起沐浴。端坐而終。

顧寧人小傳

顧炎武字寧人。吳之長洲人。自幼博涉。強識好爲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攷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

址有古碑版遺蹟必披蓁菅拭斑斕讀之手錄其要
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
獨得余始官庶吉士曾相遇為半日話時余於音學
無曉也寧人舉大指示之曰古者同文聲與形應凡
字旁從某音必從某後世不悟音譌反謂古書為叶
皆非也唐韻承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間紛不
可治今當以詩易周秦之文爲正質驗字傍分者并
之合者離之使古書無二音然後得復其舊子聞言
猶未省了家居數載追尋言緒未達者自以意爲之

說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沒矣聞其書已成亟求
觀之所意者幸不謬然寧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蓋
平上去三聲雖有差互猶得類從入聲則雜亂尤甚
如人經荒流者不第鄉貫不可復追姓氏族系皆不
自別矣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
各得其所語聲形者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旣刻
厚自寶秘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尚有日知錄
數十卷識大小覆同異辯是非亦有補於學者其徒
潘耒刻之閩中衛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

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閻百詩小傳

余聞百詩，閻先生名久。曩撫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搜華擷卉，爲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書文形聲，尚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間者。若大者爲遺經源流、禮典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眞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之，抑其惡蹟就簡，而自恬於譌陋，嗚呼！文武之道，豈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六

有小大哉。萬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衆籍羅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極核，間有出新意，掃沿說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据。依趙贊善志，其與汪鈍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爲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今有如先生，歷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愧。惜乎先生逸處終老，曾不得奉清燕，備顧問，蒐秘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折中，贊經史於方微，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慨夫老

成日遠舊學彫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伯余登
朝後識面者長洲顧寧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
知名者尚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者皆博
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
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尚老而康時致音問
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果之辭大雅典
聖之詩俯仰斯文不勝寤歎先生子詠求子言揭之
原予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爲而其學行大致則趙
志具焉聊寫予那頌先民之思倣司馬氏伯夷屈原
榕村全集卷三十三

體爲閻先生小傳

施將軍逸事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明亂少而從戎曾隨大
學士黃公道燾出僊霞關知事不可爲輒以偏裨有
所建陳公報之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
已倘有他奇變可以佐時君輩行矣勉之遂謝黃公
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艙中欲
殺之公以計遁脫鄭遂殺其父若弟公歸

本朝用戰功數年間至大帥佩將軍印召入爲內大臣

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己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余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眾寡勞逸又懸。所在雖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爲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賊立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趣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于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敝攻圍。故知賊無能爲也。余以是知公能明年。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八

天子以海患久未熄。復起公提督水師。專平海事。越二年。余請急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眾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戴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據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費不過七日。舉

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
猿猴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閒歲不起。此則天
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
澎湖，雖敗未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
則勢盡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
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理
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月十
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剋勝。果在
七日中午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

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掛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
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
舟走至臺灣，憂沮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先
是明季鄭之祖芝龍，海大寇也，歸誠後，貴顯，嘗朝京
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爲決未來事，語甚隱，然意若跨
土稱孤，爭衡南面者。末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
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余十五六
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

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雖其子若孫不知也。余

功進封侯爵及後裔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云爾

書吳伯宗尋弟事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爲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爲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爲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寧古塔將軍所部下寧古塔榕村全集卷二十三

十

地

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朴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畧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爲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

其寃。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
悟。且懼其還。返闡顛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
歷三時。其在寧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
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
勤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
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
有尤闐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
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閒之。漸而陌路不如。故哀原
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

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設季之言。則之死
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
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唏哭失聲。
嗚呼。小死之哀。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
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旣與
爲禮。又爲詩七十六韻以誦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
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冀缺茅容。路側
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於賢臣名士。青
史爛焉。奈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

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澤于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尚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舍諸

行狀

吳愧菴行狀

君之歿於京師太翁實眊焉親見子之病亡憂戚勞亂幾無以自勝一夕進小子地謂之曰吾哀而不節神明荒矣又父子之親也屬辭爲難夫交兒之久識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三

兒之深舍子其誰矣兒命雖夭而行有足稱者子其述諸抑猶吾兒之志與地不文者也又不能爲譽顧與君交異尋常不得以拙於文墨謝聊述吾所知於君者靡一字逾美欺死友于幽冥也君諱會芳字孫若第南宮後自號曰愧菴曰吾學行未成而亟臻茲聊以志吾歉也自其五世祖恒菴公來皆世修儒業文行蜚聲處者仕者操持特吉以爲常君生質清明神爽灑落自太翁以淵源之學著述選訂無翼而飛君侍側有所聞然居恒不拘拘咕嗶纂組而凍解冰

釋發於天機篇成而人見之蓋莫知其所以然也
事舉於鄉五策簡要明對易人所難丁未試春官侷
得而失庚之役令甲一變矣君在舟車中始爲翻經
談理之文彙括合體度中程式聲色詞華燦如也遂
振筆取高名其天材卓絕如此性行至孝出於自然
無矯飾自太翁太母感其誠稱之無異辭者比與太
翁周旋道路爰及京邸太翁少恙則魂寐爲之不安
三餐茹歡偶失調度則憂形于色晴陰愉拂拊摩慰
藉務使體適而心懽焉其胸中無宿物愜喜隨所觸

過而輒忘與人交開口見肝肺或爲人謀必竭其忠
樂道人善不許人惡及夫聲色睚眦卒能理遣不圖
所以報也性坦易耻修邊幅外視之若絕無稜崖者
而實有觚隅不苟爲破節事姿識通朗善察人情僞
曉暢事機然實知大體執大義非小黠爲錙銖者比
也吾於君中表兄弟辱傾知者最深自往歲同鄉薦
循是以來四五年間行住必共藹藹之後繼以新姻
指壬爲媒合若天作成進士後與君並擬清華之選
試詔東閣之下君乃竊謂予曰予得失無足齒然得

幸相從。假三年優暇。讀書論理。以補吾欠。是吾隱也。既不得遂。則又曰。吾別子而歸。所憾者此耳。至彌留。垂絕。猶以是相感歎。嗚呼。其所嚮乃如此。而身彫零。不得致也。造物者其果有知耶。嗚呼。哀哉。自革至歿。神氣清整。言身後事不亂。若豁然于去來間者。憶丁未春試日之前。地夢仙樂降康。迎君子館卒之夕。又夢君來相見。執手升階。陰飈盈堂。君撫子涕泣嗚咽。不能任。詢所從來。云得假于帝者。送之出戶。擁喝甚都。嗚呼。君之精魄靈氣。不與土苴腐散無疑也。男兒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十四

修短命矣。如君者未獲世之滋垢。而速返清虛。夫復何憾。獨其家貧遺兒小。棄熒熒之親。投以劬勩。抱孝思之大戚。隱幽憂于九京。平昔從游。靡不永歎。而況于生死形魂之交。如地者哉。君既辱予知。死又子屬。知我貧也。知我不利于時也。君子于奚取。苟有鬼神。覬子相焉耳矣。君年少未有設施于世。故約畧其行。質諸親友。既以哭吾私。亦莫使化者渺無聞焉。

先太夫人行狀

嗚呼。不孝光地等誠薄疊深。不獲更徵休福。以引善。

母年於數年。生死長訣。辜良極天。聞報摧裂。荒迷哽塞。獨念母壽登八十。強半在貧賤患難中。際窮不仆。遇險而脫。晚乃大蒙

國恩褒封。三至。見其子孫科第三人。八十之辰。尚能強起。受家人拜。逾二十日。病困。呼子婦諄諄教誨。凡七日夜。而乃瞑。然而舍。此在古人。稱壽德考終焉。孤等既無光顯之才。誠孝之感。緬惟祉不虛附。益母生平孝慈寬厚。達節明義。有以致之。將邀大人先生袞錫片言。用耀幽巖。雖在昏積。不可不忍死。以有述也。母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十五

姓吳氏。安溪儒族。吳公參贊女。年十七。于歸先大人。逮事舅姑。以敬以愛。最能得父母驩心。處妯娌間。終始以和忍。羣莫閒言。鼎革後。閩中多故。山江海濱。迄無寧宇。母隨先君轉徙避地。至于危巢深箐。猿狖之家。皆托足焉。先君剛正。而母佐之以和柔。故所遇而安。雖有鳥獸蟲蛇。不攫不螫。如是者幾二十載。曾祖以下兩世未葬。惟先君仿皇日夜卜兆開墳。惟母營謀拮据佐之。兵燹後。村落焚燬。先君未有棲止。亟構一椽。以依先神。亦惟母節嗇萬端。克竟其事。家極貧。

簞衣食之入。悉爲葬塋祠宇祀田費。至饑餓無怨聲。流離中未嘗肯使諸子廢學。內雖甑空。館餐必具。雅不樂諸子濫交。惟儒衣者造戶。雖不告。豫酒肴焉。諸子不學。憂見於色。聞讀書聲。則曰吾貧不恨矣。光地既幸成名。官翰林。丐假歸覲。未三月。三逆亂作。閩以叢爾地。二豎居之。務在汙辱士大夫。以固民心。光地遯而野處。幸無磷緇於賊。而爲蠟丸報。

至尊。父母實教之。大師既收疆。其明年又再亂。漳泉所屬

縣皆淪陷。光地守一村。與郡城相犄角。如湯雞釜魚。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十六

坐待爛耳。時先君既背。母絕無兒女子怖畏態。鄉里走散。母獨與光地俱。且曰汝惟義之爲。吾不懼也。於是密請兵於親王將軍。巡撫鑿嶺濟師。萬騎飛渡。而重圍解。嗚呼。當艱危時。忠孝之完虧。呼吸間耳。一毫之差。千仞之墜。古今有際。此不能決者。多以父母故也。令母幾微讐於利害。悲啼援裾。方寸必亂。孤等將要領之不暇保。又安能苟全身名以有今日。晚荷國恩。稍稍得溫飽。然勤素不改。其舊晨夕紡績。至于鑿

且疾弗廢。臨沒之言。未聞其悉。而伯父書云。皆忠孝

友誼之言也無及私填者嗚呼母之始終大畧如此
母生於某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六十之年翰林庶
吉臺封誥適至七十之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封
誥適至今八十之年翰林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封
誥又適至

綸綍臨門皆與懸悅不相先後蓋巾幗知大義若有冥
符之感焉惟孤光地弗類數十年來色養無狀居官
又無勤勞大負慈母拳拳報

國之訓而今而後雖自悔責其將何及孤露餘生繼未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十七

卽墳溝壑而報酬又何施三春旣邁風樹遙落悲夫
悲夫未可追已大人先生有以哀亡而朱某其張先
親不朽孤等死且不朽

墓誌銘

代仲父爲朱氏姑墓誌銘

余兄弟六同母者四女兄弟三同母者一卽妹也嫁
旣適朱氏吾母以少小愛之故每思憶輒病沉頓歸
則爲之脫然輾轉憐念心口呼哦至于大故妹旣歸
父母懽而尤竭誠於兄弟凡郡行館其家饋奉接濟

腆而加愉其事兄雖文弗翅嗚呼吾母於是爲能愛
矣入朱門克幹其家其才優旋轉走於亂屢還與兄
弟相依卒死於茲又十餘年間甥繼之妹夫又繼之
甥已幸登科爲當振朱氏以慰妹心而亦速歿其命
嗇雖然自妹有行則因亂數寧歸卒于斯今又以時
事弗克合祔藏于斯生也淇衛之思沒焉營邛之首
雖命則然抑亦吾母與妹之志也與妹生於某年月
日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感化里上黃駐
鄉之銘孔崙時日孔慈其孀孺不能備物其兄弟亦
不能勤也納磚于壙聊具日月而銘之曰
生不遠父母兄弟藏鄰先世之松楸魂儻此宅義
歸于朱以永其庥

卷三十三
六
姪婦翁氏墓誌銘

余之宗屬綉影冠一色自能書爲儒外其有行義財
幹魁傑拓落以自見于鄉里游大人成名者尚數十
輩若猶子行世若其稱首也余旣素知世若世若又
有子讀書能文辭余謂世若之世將顯矣一日次子
廷璋抱一編拜而起視之其劾母行狀世若所述於

是二年矣。卜厝有期。于我幽殞。余曰。諛墓非古也。況我於而親。以屬則宗。以敘則尊。且婦人無外事。以不見爲德。吾烏可亶亶爲虛辭。克幅而已乎。蓋古之爲志也。譜日月。備世系。爾也。雖然。吾有所感焉。不可以已。昔者吾鄉俗之厚也。不可見矣。比年以來。人不識禮義。女子攝夫職。把門戶。有大事公議。則丈夫遜匿。使婦人出而尸之。暇則相從宴會。遊遨爲歡。談笑譏切。旁及當世之務。其外人弗之禁。又從以爲能。嗚呼。豈不痛哉。古人曰。福之興。莫不起於室家。道之衰。莫

不由于閭內。以吾所聞。而母事姑。奉良人。以孝以順。子之翁家。貪好客。而中饋無謫聲。歲時躬履田園。收其稔絮菜果。麤衣塗手。不辨爲良家婦。可謂賢矣。昔者子之王母。寡居厲志。翼而翁而伯叔。于成子之母之德。又如此。此福之基也。可不勉諸。廷璋泣而受之。姪婦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姪婦課子有方。又嘗夢其亡舅。謂之曰。若善事姑。必蒙冥祐。然則斯藏之吉。不蔡於陰陽銘之曰。

陽節流邁。委翳陰魄。儀範昭然。不掩厥德。志誼有

終刻于世澤
族子世寬墓誌銘

吾族子世寬卒練後之四月其孤鳳先等以葬期來告且泣而請曰先子昔厚于從曾祖封大夫晚又獲愛於叔愛之斯錄之矣願得一言嘉其行誼將以寵諸幽乃本其生平而誌之曰君諱夢植世寬其字也號澹齋父蜚碧公蚤卒母洪氏撫孤四人君爲叔子稍長能自樹立有長才以勤奮起家爲望人俾寡母生食其孝養復痛其父不逮躓歸公祭田俎豆之宗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三

祠以榮之晚益推其有餘流民之來於吾鄉餓者與之食貧無殮者畀之槨材以百數先大夫再新宗祠君亦舍財構爲廊廡完好其內外山行水涉惻然動心爲橋梁以通津或平庀確磴疏爲道塗肩者徒者多侈其利焉於是前後之任於吾邑者皆以禮禮賓之嗚呼勤於積而不儉於施嗇於己而周於衆其所以承先燾後委祉于子孫者亦云有志于是矣昔我先大夫追孝前人又嚴於交處而獨與君腎腸必數無小大無或不諮無遠近無不相及移時歷歲於

君未嘗有所厚薄疏數君亦悉意與儲衰壯雖一先
大夫屬纊之辰距大斂已將一日君來哭拜四體震
動嗚呼君今亦歿矣姪親也故人舊也是將反于幽
邛哀其原隰感痛先大夫所以終始于君生死之際
烏可以無言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
年六十有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來蘇里之虞埔鄉
許礫宮後牛角隴坐乙向辛兼卯酉銘曰
嗚呼吾姪孤幼是丁爲爾自隲以底於羸孝心爲
質上逮宗祊施而不室衰此獨斃漸遠是卽嘉魄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三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入年二十而歸余性安靜寡言笑親疎雖莊其淡
然莫能指其口過以疵來時正家貧窶何有何無母
太夫人必躬親之而夫人佐焉逮余著朝籍僅一請
急省親而值闕亂七載憂危繼以先君辭世艱糞萬
狀及爾顛覆相保至于巢卵無傷嗚呼何可忘也戊
辰後子一出十餘歲祖贈公祠中堂甫新而前楹未
構夫人自稱百費連垣接屋門堂兩室不斂不釀矣

然就成焉。母太夫人之喪，余留京守制，自宅恤。至
厝，凡百哀勞，皆夫人率我諸昆經紀。其後乃將子
視余官舍，聚首七年，護長子喪以歸。又五年而夫人
亦繼逝矣。嗚呼！夫人以子貴，累荷父母喪，艱難
國恩，窮極品服，拜舞私庭，世俗所豔也。而其始之鞠
中，爲諸子殤折，摧悲實終身無樂況。非夫婦之際，其
孰能知之？夫人姓林氏，歲貢進士華捷公之女。生於
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三，合子
丐歸買地葬。夫人於光得里，形家以爲吉。夫人其安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三

之銘曰

此葬夫人之墓也。其墓也，以爲吉。夫人其安

某同穴之義著於經，誰謂後死者無紼以行？子魄有

無歸，子心寧，終爾慈愛，福我後生。華對公之女也。林

氏爲家，男鍾倫墓誌銘。林氏無樂也。其夫誠少，其

兒名鍾倫，字世得，生而聰慧，四歲未讀書，先能識字。

誦千字文，竟篇稍長。性至孝，凡其父母疾病，婢僕侍

者，夜闌皆憊，獨不解衣扇爐下，需湯藥立應。二十能

時文，與詩甚不屑爲俗體。志亦向學，而風多病，及余

宦於官，又代事祖母，勞家計年四十四而夭。故有妾

性而不能克之如古人要其可稱於家鄉者每走陵
阜度祖母之封自得吉土營費勤劇哀叔沒而推與
之禮耆舊畜孤嫠附憂困能別而有恩指擯鄉邪義
動於色此親疎有述不以父子之私也癸酉舉於鄉
余視學及撫軍於直隸皆從入閣命至而兒已病困
咫尺不能同行朝暮馳急馬相訊旣色起而旋反遣
醫去猶能詢我安候而暝聞喪裂胸慟可勝哉初娶
黃氏先逝繼娶何氏則今合祔者也後兒九年歿獨
爲長媳撫諸孤風雨之餘不覩寧寔故尤可慟也今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三

以某年某日葬兒與何氏於本里土名成道院前望
諸先墳尤近父爲子志非情所堪也歲壬子余感異
夢謂兒當特上青霄者一科未足厭茲兆也嗚呼或
在其嗣裔銘曰

期汝堂祊而夙山阿人能弘道其如命何有根者
必蕃庶以榮其柯

施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昔余請急時正當靖海將軍靖海侯施公平島之歲
其用兵本末悉所聞覩若乃逆揣賊形預握勝計排

衆議而駕南風奪澎湖以扼要害。凡其蕩掃六十年
盤互積寇不旬朔而功成者皆準以氣節風侯。晝行
夜泊之宜。參以敵將敵兵。彼已強弱之算。詳慮以坐
籌。而神速以決機。雖文淵之圖隴右。指畫山川。鵬舉
之定揚公。尅料時日。不足遠譬也。故公海外勦伐。人
盡見之。而其曲折深密。則余知之尤詳。又二十餘年
公去世久矣。地代置綸扉。公嗣子襲侯爵。世范踵門
請曰。范生母張太夫人。所生男子二。定海總兵官。今
陞提督廣東全省總兵官。世驃者。與范實爲同懷。太
榕村全集

卷三十三

三

夫人以是春二月。終于定海官署。念先人舊交。微子
莫與志其墓者。余病且不文。一切應酬。俱斷絕。然粉
榆寧靜。嘗於公有微管之歎。且深交至戚。義不容辭。
乃據狀而撮其畧曰。太夫人張姓。系出閩之同安。望
族。生而端莊。幼嫻女儀。年十六。歸于施公。嫡媵雍和。
終始無閒。侍養洪太夫人。尤能得其懽心。及公留京。
爲內大臣。宦橐素薄。太夫人至。鬻簪珥。親女紅。以佐
家。使公無入室憂。而又日夜訓子讀書。十餘年。無倦

命再督水師平海則夫人二子皆已束髮能從戎夫人勗
之曰勿以年幼而忘請纓之志殉父報

國在此行也事定之後公封大爵世襲罔替遺疏以范
嗣封而驃自山東濟南參將歷擢以至專閫皆位尊
品極繩公之武夫人往來就養其間諄諄教誨無異
幼少時嗚呼觀樹之根視其枝其條遠而實繁必其
資者厚也公諸子皆質有文武自振於時夫人撫之
一也而其所生則又卓卓成就如此厥考功烈之所
貽內德純茂之所鍾於是乎不可舍一論矣夫人累
格村全集卷三十三

三

南巡特賜

御書錦堂萱茂扁額以爲光寵病革之前總戎君以軍政

自陳

優旨褒留夫人猶及見之感激涕零呼總戎囑以忠孝而
沒嗚呼二子雖哀可以無恨矣夫人生于某年月日
卒于某年月日今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夫以公
之百戰勤勞歷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此詩序
所謂德如嗚鳩者而匡衡又謂福之興莫不始於室

